

虞

初

續

志

虞初續志卷七

小娜嬛山館重校刊

玉瀍鄭澍若醒愚編

朱文學傳

金日升

文學諱祖文字完天世爲擣李人祖先應募禦倭
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
聞文學幼孤母劉勵節撫之備集荼苦文學長而
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服儒行有古人風弱冠補
博士弟子痛丹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
昌初未識文學會文太史震孟爲孝廉時與文學
習談其母貞操特詳吏部聞面憐之慨然爲白當

道得類題取旨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爲之感泣搏顙願爲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猝都人士惶懼不知所爲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爲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名如錫肝胆如雪必能相濟願侍御名宗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與之鹿名善繼吳橋之范名景文號廣公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

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
中吏部者得銀臺力辯而解至橐餽薄鴟之事侍
御已先爲之所矣已而懸賕數千文學私幸旦夕
告完或得議欲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
典定與不足則走吳橋官署單騎問閔千餘里逗
遛數十日据撥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畢命
之日文學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誣
耶文學微服僻處偵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妻側
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邏卒徼倖獲免亦危
矣然以身滯長途弗獲視殮有違初心遂至鬱七

以死彌留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爲念。嗟乎。文學之
所以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總爲一念孝思所激。
夫以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
士哉。

鄭醒愚曰。因孝思所激。遂以身殉義。與游俠一
流迥別。

人變述畧

失一名

人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啟甲子秋
冬間。逆璫擅政。屠毒縉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
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猿。五百義孫之屬。所

讎。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丙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吳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攀龍。長洲。周史部。順昌。江陰。李侍御。應昇。其時。傳逮指名者。尚有八十餘人。緹騎之至。必跣坐。府署中。檄所司。徵逮者。逮者至。弗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未經。如一銅鑄。摘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枚舉。以是爲號。侈索賄。賄滿所欲。乃開讀。其初至也。父老有生而未見之者。蓋神祖實仁五十年如一日。以江陵之昏。縉紳止於廷杖。然而上氣摧殘。已驅成邪媚世界矣。况慘

掠煎熬待士於囚虜之下乎。江南旣數見緹騎。以爲常而緹騎亦視江南爲熟遊故道。逮繆宮諭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倉皇遂去。問之曰。急上趕差也。凡此輩出。璫之兒孫及左右皆有賄入。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皇皇莫必其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貧。直節亢爽。遇事敢言。初傳有天鑒點將諸錄。蓋逆兒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爲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遼有不與之恥也。益奮發無所顧忌。廷撫周公起元以爭織造。先削奪歸。吏部爲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後

毛一鷺繼起元撫吳鷺固二十孩兒之一也。泣任
之日。吏部卽以送起元文送之。鷺恨切齒。遂與李
實構摘。魏給諫逮過吳門。吏部與聯姻事。而吏部
逮矣。時武進有特走武林餽千金於李實。求逮孫
宗伯慎行。鄭庶常鄭者。曾有言孫病劇。鄭已學道
而免。然絲終不免。成又欲殺之。淮上丁卯春。鄭與
文殿撰震孟皆傳逮。意令鷺怖自盡。如丁翰簡乾
學故事。諸公於鄉里故無嫌怨。直是諸兒孫借以
戲媚俗。所謂送書帕云爾。逮者至蘇。吏部囚服待
御。邑令陳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

異人意欲聞江陰知縣岑之豹當繆宮諭之逮率
兵快奄捕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稱在五百義
孫隊中此近例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諦思之吾無
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一僧求書菴額此當了
卻因命紙筆大書小雲波三字擲筆笑曰此外更
無一事矣後鄭庶常弔詩曰銀鐙猶勒小雲樓蓋
寶錄也吏部同令君宿縣署緹騎大索金錢數日
猶未開讀士民望吏部顏色如見天人無不灑泣
欲爲請命時陰雨連宵如爲忠義泣至開讀日出
自縣居就逮百姓夾道執香哭聲干雲坵入憲署

諸校尉擁龍亭。耕衣提械。怒目上視。巡撫毛一鬣。拱立左。巡按徐吉拱立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三學諸生肅而前。述土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蓋爲請於朝。撫按戰慄。不許一尉厲聲曰。今日事與秀才何。與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見叢中一人從人肩。上躍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提械者。諸尉競托之人叢中。復有四人繼少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毆首。一人者卽顏佩韋。餘四人者。馬杰。沈陽。楊念如。周交元也。五人持問尉。此旨從何出。尉曰。實是魏上公命我來。

於是五人犬呼共擊殺偽旨者。值天雨來者各以傘履喧聲震地。堂下萬履齊擲。諸尉伏撫按脇下。曰。爺救我。撫按復趨匿。諸尉後曰。老先生畢竟是駕上人。遂巡俱卻入署內。士民墮從之一尉匿梁上。驚墮而入。後詢其黨名。李國柱本非校尉。乃行五百金賄謀與偕來者。也是日開讀不成。禮撫按具疏奏聞。眾還過姑蘇驛。復遇一尉。蓋往浙逮黃守御尊素者。騷驛遽需。折夫馬百金。五人復聚殿之。燬其舟之半。五人者謀曰。我輩拚死爲國除害。蓋以千眾下武林。殺稅使焚其府。以千眾下崑山。

盡願秉謙之家然後自囚請死雖寸磔有餘快顏
佩韋曰不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江南賢士大夫
尙多使置我輩而反借此傾諸賢是我輩累之也
巡撫聞其言則大喜初逆璫亦無甚怨於諸賢其
兒孫實嗾使之及見撫按疏璫色變召阿曰財賦
盡在江南彼爲變奈何政府部堂長跪不起久之
曰有兒在乃勒令撫按搜捕渠魁五人者挺身自
投曰渠魁從皆我也無波及直向撫按大笑爾
惜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小人大撫
按無如之何讞成大辟處決正人顏色不改逆璫

聞之頗銜李實疏爲激變實怖欲死乃命浙撫潘
汝楨請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遂徧天
下政府魏廣微顧秉謙馮銓施鳳來張瑞圖輩咸
手撰碑文以爲榮未一年天祚聖明逆璫擢首蘇
州生祠垂成而廢蘇人卽其下葬五人犬銀臺吳
公默題曰五人之墓址甚曠巨碑屹立望之者咸
以爲五人墓道不知皆逆祠舊物也或曰是逆物
五人固不享宜悉仆之或曰碑文作者之名暮夜
毀去過者唾罵其視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
或拜之者不啻香壤是宜兩存永留忠義如綫開

當貴場中冷眼。先是五八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就
逮常州和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方開讀時有髮
垂看者十人各挾短棍直呼入憲署殺魏忠賢校
尉士民號呼從之。諸尉踉蹌走越牆脫履狀甚狼
狽。一賣屨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殺卻江
南許多好人。遂從一肥尉後。舉削屨刀嚮其片肉
擲階前。狗食之時尉無死者。太守曾櫻素惠民撫
之須臾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施曾省先生傳

李來泰

施曾字曾省。直隸宣城人。父宏猷。以理學祀於鄉。

學者所稱中明先生也。嘗孝友出天性。四歲時母以肉食奉舅姑。而自淡食。嘗爲祖父母所愛。數令侍食。退而見母食淡。悲痛仆地。移時不能起。其後侍食不舉肉。祖父母知之。每食肉必以餘均母子。曰兒孝無傷兒意也。七歲就外傳。能守家學。通詩易。尤篤志孝。經晨起必焚香拜讀之。語人曰。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經地義不可須臾忘也。規行矩步。見父母色稍拂。則長跪請呵責。色愉乃已。初婚之。又容恤沃以酒。因謝不勝。父以爲忤。容月卅之。卽跪謝罪。容去退而跪於寢門。漏三刻。父引

其子曰。婿。嫻。大。禮。也。孺。子。過。矣。居。父。喪。水。漿。不。入。口。貧。不。能。葬。朝。夕。哭。泣。上。食。三。年。不。離。若。次。既。殯。奉。木。主。寢。室。事。大。小。告。而。後。行。体。孱。甚。讀。書。盡。丙。夜。母。戒。止。之。後。乃。候。母。寢。帷。燈。默。誦。以。爲。常。循。者。言。母。算。盡。五。十。日。夜。憂。懼。至。形。噩。夢。號。呼。嬰。起。禱。丸。華。山。衷。一。抵。焚。之。伏。地。良。久。兩。衷。皆。濡。淚。益。請。減。算。益。母。也。母。竟。以。八。十。終。弟。譽。少。長。十。歲。撫。摩。教。誨。不。遺。餘。力。一。夕。月。下。共。語。忽。歎。曰。吾。兄。弟。始。五。人。今。存。者。惟。我。與。爾。願。世。世。爲。兄。弟。因。相。抱。而。泣。聞。者。感。動。譽。讀。書。陽。羨。會。薦。新。與。客。會。食。烹。池。

魚曰吾弟出門時魚方二寸。今盈尺矣。遂嗚咽廢箸。終身布衣。而衣弟以帛。曰弟名遊在外也。其友愛類如此。會世火。父志穆無嗣。誓父捐其田爲義田。歲數不登。族人欲鬻田完逋賦。誓力復之。曰此父志也。志穆所遺。四喪三女。悉已力經營。之人稱爲錫類云。卒時年僅三十七。嘗謂所親曰。惟愛而後教行。惟敬而後情。至今人於兄弟升斗不相假。而欲其受教難矣。脫有督責。必且鬪牆弗督。則又秦越同氣也。時以爲名言。

鄭醒愚曰。孩提卽知孝親友悌。非平日深慕篤。

多何以能此所以孝悌當預養於童蒙時也若先生者又根於天性矣

王白虹妻胡氏小傳

施閩章

禹航王子白虹喪其妻胡氏故娼也逾年而悼不衰哭以詩四章乞余爲傳書數至嘉其微而賢不忍終沒故書之胡名成靜江西萍鄉人生八歲兵掠而北長淪樂籍自傷殘辱矢必嫁官人會王孝廉上公車納之從歸王道病且死者再胡晝夜侍湯藥得稍甦抵家調膳數月忠謹如一日胡亦以色見取而米鹽針績事皆身在夫人悉歸以筮鑰

王令興安則署以內事倚之更納新姬無愠色王
遇事多任氣人莫敢言胡獨婉譬以解時節宴飲
則泣不傷少離父母不得回猶畧記其里籍會興
安有業銀者萍人也歸素而得其母至則村于不
相識興安君指示曰若奚疑蓋體骨聲貌酷似矣
復奚疑於是相抱大哭留養於官舍王以父艱還
封公以下凡入喪會葬者數百人食飲百費皆經
紀於胡無缺事王泣曰若功過介婦矣然坐是得
勞疾所生女又天不敢慟而心傷旋病死諸姬咸
獲皆哭之哀乍是始識王京師則約曰君擢第必

納我王。周漫許之。胡曰。沃音。爲王婦。既下第。遙望
見。便失聲。前相持。哭涕霑兩人衣。且曰。君不第。不
失。一自頤。我不得爲良人婦。死且不瞑。又大哭。王
義而贖之。舉債金數百。王以姬累。而卒賴其助。吾
於是如人之貴。白振拔也。向使姬庸婦。不能早次。
王爲俠丈夫。既識其人。不能於失志時。痛自傾倚。
王必不納。納矣。或恃色怙寵。不過羣妾畜之。久而
愛弛。必不能見禮重。以終也。吁。乎。人可以不自振
拔哉。

鄭醜愚曰。沃國夫人。憂乎不可尙矣。如胡氏者。

亦可謂善自振拔者矣

崔猛傳

沛松齡

崔猛字勿誦。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望中。詩童
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殿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
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
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所稟白者。盈
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
支體爲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
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
口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萬端。聲

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投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針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徃徃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若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

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卽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旣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呵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祿餼。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三十二。登堂拜母。約爲昆弟。踰歲。東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隣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繫一男子。呵罵促。

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興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子券。貲盡復給，終夜負債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刺剝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湧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奉簾而呼曰：「惜又欲爾耶？」崔乃止。已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嘆。妻詰之，不答。至夜，合衣卧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啟戶出。

輒又還。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惛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于牀上，剖腹流腸，甲妻亦裸尸，昧下言疑申，捕治之。橫被殘酷，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請讓申。申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爲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

日卽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濱就決矣。會卹刑官輔部卽案臨，因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僧母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中爲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旣歸，由終從不去，代爲紀理生業。予之貲不受，緣撞技擊之術，頗以關懷。崔厚遇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土刺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鄰有閭閻，輒矯命排解，不稍承稟。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

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劫掠。或逢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注暴。王有寡婦父子俱悉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稔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賊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寃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淪茗。申點而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

王家將其父子熾婦並殺之粘紙於壁自書姓名
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跡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
始悟前此之訟益恐殺人之累已也闕行附近州
邑追捕甚急會闔賊犯順其事遂寢無何明鼎革
申攜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
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爲盜焚掠村疇一夜傾
巢而至以復讎爲名崔適他出申破罪始覺越牆
伏暗中賊搜崔不得攜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
有一僕忿急不能爲地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
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城巢登半山以火焚繩散

桂諸荆棘即返勿顧僕詣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指繫紅絹遂倣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詣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繫馬村外踰垣入見賊眾紛紜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玉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駭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眾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已而多類星宿申至息急呼東營有警王大驚束裝率眾而出申乘間漏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給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斫之一賊踏某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

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膏。日娘子不知途。從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繩。偏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爲大辱。形神跳踈。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而謀之。眾惟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好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八各持白挺。吳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眾怒曰。此等兵。賊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各側弓矢。火銃。又諧邑借巨砲。二日暮。率壯士至。

隘口置砲當其衝使二人器火而伏囑見賊乃發
又至谷口東伐樹置罅上已而與寇各率十餘人
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遙聞馬嘶暗覘之賊果大至
縱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以斷歸途俄而
砲發喧騰號斗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
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民兩岸銳矢夾攻勢如風
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
乃遣人縶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有聞風奔
竄搜其輜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
於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

已而設於谷口。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卽進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輜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剽。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上圖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雀之謂哉。志意忼慨。蓋鮮儻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寧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樟飛入。翦禽獸於深閭。斷路夾攻。蕩么麼於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爲國効命。鳥在不南。面而王哉。

張麗人傳

鉅琇

麗人姓張氏其母吳偁也以善歌轉籍入粵生麗人體貌瑩潔性質明慧幼卽能詠歌曲尤好詩詞每吟唐人銅雀春深之句自名二喬客或語二喬雙橋也不如呼爲小喬麗人應聲曰兼金雙璧各有相當因笑指鏡中影曰此亦一喬也於是二喬之名艷稱於時麗人稍大其母將擇伶之美者贅焉仙城豪貴謀爲落籍有以三斛珠挑之者麗人堅不爲動長歎辭曰我母愛我不可麗離且已委身字人璪粉可污燕巢在不如勝於入他人手

吼獅換馬。又隨風漂泊。哉年甫及笄。麗人隨請伶
於村墟。賓神作劇。夜宿水二王廟。夢王刻期聘之。
爲妃。醒以語其母。泣然淚下。拍板而欲羅郎。比紅
諸曲宛轉。悲愴及期。無疾而逝。粵人黎周回。謔其
墓曰。嗟乎。予知麗人。故不屈於勢者。士何由致之。
豈洛水淩波。乃符銅雀之讖耶。若夫粉黛何假。美
人何真。艷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爲麗人。
理杳處。明月爲鏡。清風引簫。好鳥和歌。蛺蝶自舞。
徘徊其間。倘有霧鬢風鬢。一唱三歎者。出焉。能不
爲傳書之柳毅乎。

自序

陳祖范

予以康熙丙辰年五月二十日生。妣許孺人先產二男。塲女。兄二。予行三。王母韓。曾王母范。府君切顯本之思。各予祖范。字亦韓。自字曰見復。生九歲。府君孳往。婁門寒碧家塾。十二歲。孺人棄世。隨侍出外。率問歲一歸。省王父。自爲經義。所親炙者。郭述堂。嚴思菴。韓宗伯。學不純。師粗得端緒而已。十九。襁室孫氏。廿一歲。子鑿生。廿三。補弟子員。廿四。生澆。廿七。食廩。是年。喪妻。繼娶朱氏。時予三十歲。三十。以上。零丁寒苦。枵腹而束手。鄉里之所笑。憫。

也。朱氏性行與予協。較明敏。賴其助。關門接徒。徒益集。府君年高。修脯足以養。心安之日。課之隙。謂寢。舍侍眠。食老人時。扶杖過書塾。婆娑庭樹。閒爲後生。小子論居心。治身之道。人倫日用之方。諄諄忘倦。曰。汝先生徒。教人作時文。噫。未也。三十七歲。府君棄世。數年中。完筮。楚婚。至四十八。遇改元。恩科。員舉於鄉。秋貢於禮部。鄉光達有欲翼而起之者。足忽蹇。不與殿。誠遂歸。明年爲甲辰。正科。私自揣念。年力向衰。才智無有。當途豈須一我。而必支離。蝨其間哉。本無溫飽之心。徒自勞苦。奚爲者。咄。

休矣。勤行者苦口。大都謂浮圖將舍尖。乏海已傍岸。豈有止理。予曰。及今尙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既已拒外論。堅持已意。於是僦廩。華滙之濱。混跡耕漁。新舊生徒。畏糧相從。吟社諸老翁。月一燕集。間有良朋。自遠而至。如李介軒。備六雅。沈歸愚。張天扉。釋借山。董延緣。葦間相送。柴門殊有伊人。宛在之致。久之。昭文令勞尊三。邀爲新志。尋而制府尹公聘修通志。辛亥秋。舍江村。往省。曾自此形跡。又在隱見間矣。雍正十年。天下開設舊院。當事謬採虛聲。連有山長之招。或辭焉。或

就焉辭者雲南五華廣東端溪江寧鍾山就者蘇
之紫陽徐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在紫
陽前後三年雲龍一年敬敷安定皆一年有半強
而後往終歲便辭不獲已再往旋託故舍去所
以然者士習難辭師道難立大懼上負

詔首下賂物議也又此席有似宋時祠祿仕而不
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六十
一歲繼王亡後有妾生子三安祉增生平於世務
執用無一曉詩文辭翰粗曉而未工大抵矜慎持
擇之意勝而適時便口則不足局於才偏於性也

其爲人也於道無萬分之合而鄙情侯志廢幾前
除一二焉今七十加三卽旦暮入地不爲無年卽
復得幾年不過爾爾閒中追憶筆而存之

口技記

東軒主人

揚州郭捕兒善口技其子精戲術揚之當事縉紳
無不愛近之庚申余在揚州一支挾捕兒同至寓
比晚酒酣郭起請奏薄技於席石設圍屏不置燈
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
相遇揖敘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
飲酒投瓊藏鈎俾極款洽少者以辭辭老者復力

勸數甌送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者履
聲蹣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於塗忽有一人過而蹙
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
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羣吠又頃益多犬
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哮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
久之司柵者出啟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叩
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詈之羣
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
扶之登床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
雷矣妻遂詈其夫唧唧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

雞聲如出。二口忽聞夜半牛鳴矣。夫起大吐。呼妻索茶。妻作藝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遂易履而起。此時羣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犬吠也。少之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猪矣。始知其爲屠門也。其子起至猪圈中。飼猪則聞羣猪爭食聲。噉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遂縛一猪。猪被縛聲。磨刀聲。殺猪聲。猪被殺聲。出血聲。燂剝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街上案聲。卽胸有賣。買數錢聲。有買猪首者。有買腹臙者。有買肉者。正。

在紛紛爭鬪不已。善然一聲，四座俱寂。

鄭醒思曰：技至此，神乎技矣！仕奏者窮形盡相，幾于萬竅皆鳴，而作記者亦復墨舞筆飛，不啻雙管齊下妓也。而進于道矣。言于斯記亦云然。

予幼時嘗見有各

國法其技亦在

者今亦罕聞

者

玉瀝鄭樹若

周君訥齋傳

楊元智

周君諱靖字枚寧號訥齋忠介公之冢孫而芸齋先生之子也弱冠通六書之學既長博極羣書考經籍史蔚爲儒宗時汪太史琬以文名互當世與君居密邇嘗招至其家辨析疑義君因摘其橐中訛謬聲音事實厥有數端兼以書相往復太史亦心折焉語人曰此吾之益友也君生有至性孝友篤誠恪守前人遺訓其事芸齋先生也色養備至

先生於杖國之年詔君而命之曰吾自先人罹難
以來以一身督理家政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老
矣政將及汝汝其勉諸吾不復與聞矣君長跪受
命先生於是益從容內養樂其餘年回思昔日拜
疏訟寃之時嘔心瀝血不啻如隔世焉嗚乎非有
克家之子能盡厥職而能若是乎哉自古修正史
者名臣子弟例得附書魏璫之難若魏孝烈先生
學伊痛父而亡以及忠介之後刺血鳴寃如芸齋
先生者皆當大書特書以光國史者也芸齋卽世
君哀毀盡禮既除喪乃慨然曰國有史家有狀貴

相表裏吾家世忠孝豈可令傳聞異辭或失其實
致有遺憾乎於是策蹇入都臚陳始未上諸史館
忠介之忠固已光照日月而去齋先生克繼前徽
矢其初志爲遺民宿老耆五十餘年而終得附書
於明史皆君孝思之誠之所致也君嘗執贊當湖
陸公稼書之門稼書講性命之學得聞洛正傳君
服習其教爲人室弟子涵養德性澹於榮利遂棄
舉子業絕意進取葺數椽於忠介坐旁蒔花栽竹
嘯咏其中有終焉之志然其遇大事持大議輒義
形於色如訟言唐碑有墓之非真爭湯祠配食之

不典皆侃侃鑿鑿不少遜避人。以是畏其鯁直而服其持正也。性樂善好施。朱孝介先生次子鏊以貧死久不克塋。君百計圖惟以助之。乃始獲歸土焉。族之孤寡酌其輕重而資其薪水。以至戒殺放生。皆出乎心之至誠。初非好名而祈福也。子二人。同鳳來曰鸞翔。成訓之以義方。申之以勤儉。匪若俗之教子。德孜孜以名利爲心也。君宅芸齋。先生憂恪遵古制。堅不苟葺。遂有河魚之疾。繼遣母陳太君喪。則疾愈劇。對人常忽忽。若有失卒用。是不起。所著書有經史隨筆十二卷。雜錄五卷。詩八卷。

而多辭考異一書識者以爲尤可傳云

楊易亨曰予素心之交不及數人訥齋其一也徐子侯齋之歿託孤於予其葬也南枝稼堂共襄厥事而竭力經營爲將伯之呼以輔予之不逮者則訥齋之力居多焉豈非其風烈固殊乎惜哉斯人不可作矣

雜記

高士奇

直大內見三異物焉一小金合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如凡榻舟車盤匣筆研投壺棊局弦管升斗簪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乎指用金銀

五才集卷一
三
鉗而觀之其一罅象爲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
七層五層者以金替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
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丹碧粲然其
外潔白無縫非有湊合粘連之迹名鬼工球其一
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窠皆波高二寸許斲
木爲之質黃色有木理蒲如紙柔軟而輕噓氣輒
可飛動然能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離婁公輸
或亦不能施其心目不知當時何以揆剔而成守
者曰此白外國航海來貢云皆鬼工所作藏之後
爲異寶今

天子饒御宮門與閣部大臣議政務退而問視
兩宮殿則與諸侍臣講論道德仁義日研究乎經
史舉凡奇技淫巧之物不一寓目嘗有以是言者
取觀之以爲瑣屑無當於用遂棄而置之別所不
然先生烏得而見之余曰大哉

聖謨洋洋也書有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又曰不
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古者聖王臨治區寓遠近之人非服食器用不敢
以獻今此三者足稱異物然皆無益於用使寶而
藏之天下將必有窺

朝廷之嗜好競以高枝進者

天子有鑒於書之所言棄而不取也

畫壁自序

范承謨

承謨蓬頭垢面繫頭擊手逢

萬壽聖節者三丙辰三月丁八日肅誠向

闕拜舞深愧忝生聖世不克振救淪爲謨

國庸臣辱親敗子乘未灰餘燼志梗概於壁俾後

之見者知余不肖不才所遭不幸也邇余生而庸

弱先太傅督訓嚴切冀有成立幸卯春

世祖章皇帝以元勳子選充侍衛復以年方幼稚

免入直扈從。令在家讀書。大慶詔入班行禮。是年詔入旗滿漢子弟有文學者與漢人一體鄉會試。余得登賢書。明年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甲午解館。授侍讀學士。余病懶。性成常。經月不至翰館。而陞轉之壻。反越常矣。嗚呼。

先皇帝之恩。何以報稱耶。迨

先帝龍馭。上賓。余浮沉班末。年餘。循資陞學士。時伯兄充浙東援勦統兵官。先太傅左右侍養。無人。余復以多病。恐曠廢職業。力求解任。辭至家。始傳請。歷三載。廷議撤援勦諸路兵馬。伯兄歸京師。

丙午孟陬望日闔族集東臯習射飲酒時方年子弟舉賦詩屬對是日先太傅顧而樂之因謂采兄弟曰吾家世受國恩爾等乘年富力強宜速補官爲國家効力中外勿以予老爲念申諭再三不意金兄弟罪孽深重先太傅於是年八月初二日棄不肖輩長逝服闋補秘書院學士先是先太傅在日

皇帝尚冲齡一日余與同官進

內請

寶

上詢曰爾誰氏子爾父何官今在否年幾何余悉

具先太傅始末以對。

上喜曰。爾若子耶。如此者數回後值。

朝賀期。先太傅入賀。

上指問左右而不名。但曰。此非某官乎。且稱說。

祖宗朝往事甚詳。左右皆驚爲異。數余解任後代。

余者同眾入內。

上問曰。此爲誰。范承謨何久不見。閣臣曰。承謨病。

解任矣。此其代者。

上曰。果病耶。劇耶。病愈尙起用耶。對曰。病須調理。

一痊卽補。

虞初續記 卷之八
上領之者再先太傅聞

宸注如此感激益深因追憶昔年

太宗

世祖舊恩輒向北流涕不止故亟圖報稱之語時
加訓督次年

上親御萬幾余與同輩日侍左右至冬巡撫浙江
缺人 廷推及余

上色喜諭曰浙江東南要地國計民生悉委爾矣
可善爲之余受

命惶陳自顧駑鈍膺茲繁要晝夜拮据寢食不遑

而德薄才微政多闕誤以致上千天和旱潦頻仍
蟲疫叠降二三年間僕僕山陬水澨勘荒拯災詣
齋請賑改折免徵心勞形憊幸

聖天子愛民如保凡爲民請命之疏雖部差格不
行

上必駁令再議或徑批如所請行嗚呼不才如謨
何幸有此遭遇也久之事益繁食日減舊疴新疾
交攻孱體不得已以病告

上懷念微勞准馳驛回京調理維時內而科道外
而將軍總督提鎮巡鹽御史及兵民商賈具疏叩

闔境留者日相繼。始猶軫恤。病臣未卽報允。後乃允提臣請。復留浙年餘。余力疾視事。不敢少懈。會閩督需人。時余以他過。鐫級例不准。列

上特簡。往任。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接邸報。是日忽感氣逆之症。攻衝五內。猝病陡險。雖極力調治。時減時發。遂力辭

新命未蒙

俞允因請。陛見欲面陳病狀。

上允之。入都時卽賜

召對。首詢江浙民生疾苦。暨經由諸處光景。余悉

條奏無隱。次卽俯問病勢。何似。獎勞備至。親遣御醫。就全。診視。賜秘府之方。頒上方之藥。洵無虛日。未幾。以薦舉人才一案。致詿吏議。具疏認罪。靜聽處分。兼值舉行察典。內外官三品。以上。例令自陳。余因其以病告期。得罷免。藏拙邱園。及

命下。仍令速赴新任。

御醫回奏。又云。療疾稍痊。可以理事。余感激。主知不加斥逐。任用彌篤。尚安敢辭。海疆之險。倫衽席之安也。 陛辭日。

上曰。閩海氛未靖。地方困苦已極。爲天下第一煩。

劇要地。卿廉能素著。亦爲天下最。故特倚任。仍賜御衣帽。

上廐良馬鞍轡。迴異常數。復命近侍就

廷前宣

諭曰。此朕時刻所御之服。解以衣爾。如見朕也。次日入謝。賜宴。畢。面辭。就道。間關萬里。堂上牽衣許。國以身不遑。將母而戀。戀君親之心。從此與道路俱長矣。行至山東界。宿羊留店。爲折臂三公。故里。其夜。賜驥。忽歎。余嘆。自良久。知馳驅天末。終無功也。及踰浙。抵仙霞。関一望。層巒疊嶂。瘴霧

迷漫險灘怪石奔流急湍中藏猛虎毒蛇培牙礪
爪擇人而噬以故村落荒涼城郭破碎崎嶇甚於
蜀道變幻疑於鬼窟履任後諏訪情勢檢閱籍冊
不覺失聲大呼曰閩疆之敗壞一至此耶大計軍
政所以勸懲文武此省豈無廉能循吏知勇干城
而使之淪落一官淹蹇萬狀廉吏勇將之心不堪
問矣黜幽糾慝么麼充數而貪酷悍婪日惟苞苴
是營安享富貴是執柄者與敗檢者之心不堪問
矣學校考取人才干請鬻賄而寒窻之彥百無一
聞是奇才異能之心不堪問矣沿海苦兵火者二

十餘年。有司加耗重徵。敲骨吸髓。而蠲免之實惠。不沾蠹役之魚肉。彌甚。是父老子弟之心。不堪問矣。兵卒荷戈守山戍海。負嶠則有虎豹。窺伺則有鯨鯢。藉其死力以爭此土。而糧餉欠至半年。庫銀缺額百餘萬。呼庚呼癸之兵心。更不堪問矣。嗚呼。海天半壁。危如一綫。雖智若良平。勇如賁。舍亦難展。足指手而况蕭牆之禍。已釀於撤藩哉。癸丑冬。部臣入境。奉

旨。藩下左右兩鎮。歸地方官管轄。余與撫臣劉秉政。提臣王進功。密議欲量發一二營分防他處。更

勿迫其行。庶不至人心驚惶。進功始應之。而中撓焉。必圖盡遺。以孤其勢。余侯密詔之曰。此非孤其勢也。適迫涣散之重心。驅之附彼也。失計非小。須稍緩二三月。候浙江協餉至。補給舊欠。月餉再預發。兩三月。銀米安家。然後令彼前往。則途次庶無騷擾。成所庶無他虞。急之恐倉卒生變。進功雖意折。仍私自調撥。屢催赴周。及擇斯報明。發餉起倒。無何果人心洶洶矣。俄而滇逆蠢動。風聞煽惑。能言沸興。及停止。遷移之差員。賫命星至。命精忠復縮兵符。因得借口操練兵馬。整頓器械。從前防

撥之形迹催行之舉動豈不徒滋疑貳乎身爲邊疆大帥久歷戎行百不察時事不揆人心事未至則剛倖偏執事一至旣倉皇失度尔可哀也已至撫遇爲全省大吏責任非輕會議之時略無可否竟若置身周外者不更可嗤耶余不幸不得同心協力公忠爲國之寮案而罹于禍宜也然予亦不因詩艱勢蹙輒敢廢弛政事而不急急收拾人心以爲補苴可也故自蒞任來條奏諸疏請遠展界者安民也請撥現在協餉者安兵也請將綠旗宮兵裁去原額補足者實營伍也請免緝投誠逃在

許授到宥罪安插本處者清山陬海逆也題補城
守副將詔海勞弁者敘功苦而邀不次令之感激
報効也報巡歷邊海一帶形勢啟行日期者爲欲
置身外郎以備調禦防範也再如頒刊示而淮採
捕者活溝瘠也就彌盜而聯沂甲者儲鄉勇也寬
林簡修而招無服者一安投誠一散島眾也延深
燧董生等因時見機者撫海逆也五或假以時日
獲奉

俞旨諸事就緒銳鋒一挫閩勢自孤而逆謀自戢
天乎天乎何竟使余爲誤國庸思辱親駁子平

當逆居喪卧病時余每親至弔慰乘閒輒諷諭以大義冀感動其心余容稭子留山竊慮之常相告曰昔魏文貞有言曰寧爲良臣毋爲忠臣又語云神龍見尾不見首公其慎之舊弁王天祐等亦踴進曰連日之會輕蹈不測左右多戒心公獨談笑自若竊窺撫是二公中懷巨測不可與語余俱應之曰誠然余非昧於此也然以孤危之身處艱難之際當疑忌之秋唯示之以誠使小人無能乘其隙稍以緩彼之謀圖濟我事至於死生禍福誠不暇計旣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卽君之身而云君憂

臣辱君辱臣死且予非不知徒死無益伊時事如此百無一備同城共處彛動牽制上下左右皆彼腹心雖日日閉門築壘其能免耶皆嘆息而退督標兵馬向稱精銳聞自李公去世漸次頽靡及余來點閱狼狽不堪名其實亡閩安鎮爲閩省門戶履任三月餘未遑巡視後見羣情稍安欲量帶數十名兵弁往視形勢而該營將佐方以帳房什物弓箭器械朽壞未整爲辭逆卽隨遣官來言曰邇日民心稍安詭言稍息恐公遠出又復搖動少頃撫軍亦來力阻且爲相約曰某在此久頗能得彼

夏承綱元
卷之
秘密有所聞。卽來告。共圖報効。朝廷斷不能誤。
乃公事。余曰。閩安之行。不過一視海口。非久期。長
性。旣諸公止。予不行。亦可靖藩祖孫父子。叔姪兄
弟世受。

天家非常寵遇。量無他志。若公忠孝自矢。肯以
朝廷之心爲心。社稷蒼生之福也。語竟。心輒鬱
鬱。退而不能釋。復一客進曰。公旣不得看海。何不
因滇寇震楚。以設備鄰。封爲辭。潛出省。令阨據上
流。亦一策也。予曰。計過矣。楚於閩相去遼闊。間隔
西江風馬。十不相及。毋論輕舉貽笑。目啟學端。禍

不可解不見閩安未果之行乎。所攜兵弁爲數有限。尙以諸件未備爲辭。今往據上流。誰與爲徒。錢糧軍伍城池人心一無可恃。今卽不量多寡率爾前往。或據延平。或據建寧。誓死以圖一濟。但彼逆念雖久。逆形未著。倘或疑我據地。欲陰謀之。激變軍心。訛傳京師風聞者。糾彈於前。按罪者。昔繩於後。旣冒輕出失守之名。兼招激變殞滅之禍。身名俱喪。恥莫甚焉。余不爲也。三月十五日甲寅。天初明。逆遣員詣署。跪請曰。王守制數月。未親軍務。今海艘遊蕩。乘滇南多故。萌窺伺心。訛言愈興。衆情

愈惑。今新奉固守地方。勅命不敢以私心廢公事。願與諸公會商。爲護內防外之策。因喪服未釋。不便就教。敬遣下員促駕。未幾。撫軍來約同往。詢以所商何事。近有何消息。但支飾他語。雖心竊疑之。乃故坦然共轡。以示無懼。是日愁雲漫漫。冷霧漠漠。太陽慘淡。無光色。入逆邸中。覺廊廡殺氣。不可以目。予知旣陷虎口。勢無退理。挺身而前。仰天大罵。賊眾兵刃環臨。重加束縛。時一二狼卒有誤持劉臂者。逆黨馬九至急叱曰。不干巡撫事。秉政但俛首無言。兩頰微紅而已。遂巡間。卽揮之去。俄

惶恐糾趨而出。嗚呼痛哉。君親倫理滅絕。盡已。余
噴血切齒。醜言痛詆。欲激怒以速吾死。度幾上。酬
主德。下報親恩。乃大罵。一日夜。求死不得。又欲不
食。死逆。每羅列飲食。予斥揮之。舌敝唇裂。齧肉俱
腐。罵至第八日。氣雖漸微。聲雖漸細。聞者猶狼藉
塞耳。瞋目怒視。又恐余自死。環守不懈。余身層層
縲紲。肢體拘攣。不能動作。惟一息尚存。罵聲不已。
不意延至第九日。十日。而精神頓復。氣之微者漸
壯。聲之細者漸宏。側耳其旁者。不以爲恨。而反以
爲奇。嗚呼痛哉。豈余當死於刀鋸鼎鑊。而不當死

於○餓○哉○豈○予○罪○深○孽○重○不○能○爲○
致○震○驚○堂○陛○壽○禍○生○靈○當○死○于○
之○時○神○魂○恍○惚○常○見○
朝廷○守○疆○土○以○
國○法○哉○當○此○

先皇帝儼然臨於其上。先太傅儼然臨於其旁。卽
遠而

太宗皇帝。先高祖。司馬余幼所未經身事者。亦
親承音容。笑貌於夢寐之間。慈誨殷勤。嘉言慰諭。
豈余思念所聚結而爲形哉。
天錫神聖。默恤余之堅貞。憔悴哉。約計七百餘日。
之中。著舊日衣帽。時歷寒暑。從未更換。蟻蠹蚊蠅。

恣其攢墜蓬垢疾病任其纏綿粥食半盃便可終日逆雖時遣問訊而惡語更加後亦不敢屢至防守者見余刻刻覓死百折不回感動於中多方慰解且爲余言從前惟難時署中賓客親友及家人輩俱一一被執凌逼勘訊桎梏窘辱艱難慘切之狀幸皆忠義自勵視死如歸不爲稍挫而二二婦女婢僕之類又能從容盡義夫婦女子相繼投繯嗚呼痛哉閔之又武大僚平日建高牙擁大纛亦云極一時之赫奕矣而望塵稽顙蒙面圖官保妻子而活軀命者如雲屯霧匝獨余賓客戚友身未

邀一命之榮日未占升斗之祿感予區區之意尙
能念君父重名節以身殉孤臣卽健兒奔走之徒
巾幗臧獲之細皆知寸心不二臨難不移聞者得
無稍愧乎余以識闇討疏波累貽禍萬死其何恤
焉余居重垣迴壁中罵未已繼之以詩文左右不
敢具筆硯乃燒桴存煤畫字牆上其譏刺太毒者
左右旋卽塗去前後僅存若干篇并爲文以序大
畧俾見者知不肖不才所遭不幸得死不易云螺
山髡翁炭筆識壁

鄭醒愚曰洋洋數百言寫出驚天動地心迹此

文貞公實錄豈第有光家乘耶

沈華陽傳

失名

公諱雲祚字子凌號岱來南直隸太倉州人崇禎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時羣寇縱橫久徇內糜爛迨賊張獻忠屢出役於楚蜀之交所在殘破揭竿而起者浸不可制公初釋褐萬里單舸溯江流摩賊壘遠令巖邑慨然有保障全蜀之志壬午四月甫視事卽以計擒誅狡賊秦纘勳等先是蜀有搖黃賊之禍秦纘勳者川東石碛土司秦良王之族也潛伏內地爲賊耳目已并其黨誘

執之不於獄。夜半殺獄卒逸去。吏請閉城。大索。公曰：無張皇擾民，無益也。潛發書士司，授以方畧。土司果擒賊至，悉斷其手足指矣。吏驚以爲神。公曰：吾策之審矣。賊踰獄，必以石砧爲遁逃藪。秦夫人方以勦寇効節朝廷，詎肯庇纘勳而隳功名乎？於是立決殺之。甲申正月，獻逆破夔門而入蜀。中大震，公知事迫，屢至蜀府請見，欲爲王陳守禦之策。不應。而內江王雅信公，公乃欲藉內江得之蜀。往說內江曰：人無愚智，皆知賊勢披猖，成都必及於禍。今蜀府貨財山積，不及今捐之募死士，東向殺

賊一旦豕突疆揚軍民奔逸誰爲王守此府庫乎
愚者歛財而府禍智者轉敗以爲功蜀中有險可
憑有兵可戰特患無財可用誠不愛萬金之賞鼓
勵行閒臣等身徧行伍效死爭先上賴朝廷威靈
猶可掃除寇亂保全家國不然拱手授賊無爲也
且獨不見周楚之已事乎先闖逆圍大梁周王下
令斬賊一級賞五十金賊以是不克而去獻逆破
武昌閱楚府私藏笑其有財而不知用公以是激
內江內江心動入爲蜀王言之王內惜金錢苟幸
無事以祖制辭公見王府擁財不發大吏握兵束

手。一縣令子立危城欲戰守而無蚍蜉蟻子之卒。欲召募而無斗粟束芻之餉。張空拳上下叫號而舉動掣肘。蓋至是而知事不可爲。不待城亡罵賊之日。已自分必死矣。三月闖逆陷京師。先帝殉社稷。六月獻逆破重慶。殺巡撫。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所過無堅壘。縱人焚掠。數百里煙焰屬天。漏刃餘民。扶老攜幼。號哭道路。西奔者日夜不絕。是月成都火器局無故火。發燬廬舍。軍民死無算。人情益洶洶。疑肘腋皆賊。蜀藩始懼。悔用公言不早。甫出財佐召募。而賊已水陸薄城下矣。八月五日御

史劉公之渤。總兵劉公佳胤乘城而守。總兵出戰。大敗奔還。賊乘勢急攻三日。城陷。蜀王率其妃嬪自沈。弁總兵走死浣花溪。公與劉御史及理刑劉士斗。成都令吳繼善等俱被執。幽於大慈寺。是時賊有眾百餘萬。據名都雄視全蜀。謂天下不足定。將卽僞位。乃遣其黨卽幽所饗諸文武。欲降之。以備百官而臨以白刃。賊固屬意諸大吏也。公奮然怒。從眾中躍而起。手擲案大罵逆賊。死萬段。指其口曰。有口食賊肉。豈食賊粟哉。公長軀雅度。至是氣憤盈。目光炯射。鬚髯戟張。揜袖指賊罵聲響。

撼廊廡出賊不意相顧錯愕奔告逆遂殺公時年四十有三兩劉公亦同日死之嗚呼公自聞警以來已決計於死而今果死矣當日法吏戎臣伏節而死者相枕籍舍生取義豈獨難一縣令然是日爲縣令而死者獨有公則公之死又似不易也夫。人。臣。之。義。未。有。陷。賊。而。不。死。者。彼。倖。生。者。何。人。歟。於。是。而。知。公。爲。得。死。所。矣。余。曾。謁。公。於。華。陽。語。及。寇。亂。歎。息。國。論。之。失。於。操。縱。坐。使。中。原。流。離。益。州。天。府。已。殘。燬。不。支。而。文。法。煩。密。雖。有。豪。傑。欲。自。奮。不。能。國。家。事。正。未。可。知。萬。里。孤。臣。死。不。知。所。語。次。

慷慨。余已爲公悲之。至是道路籍籍。果傳沈知縣
獨死賊矣。乙酉十一月。義師復雅州。有反正參議
郝孟旋道其事。而參將鄒振從賊中來。稔其死時
狀。謂獻逆怒公。揮眾叢刃之。骨肉爲醢。始得其詳。
聞公妻子尙有存者。余訪得之於九溪山。其戚張
士偉以公之子來見。僅八齡。士偉爲余道。公遺
孀奔走流離。濱死而生。且述秦纘動事。謂公臨事
曉暢。機宜發策。洞中窺要。使當日少用其言。不以
繩墨束縛之。使得展布四體。先事辦賊。卽未能滅
賊。必不至爲賊所破。縱大勢不可爲。亦當如楚遠。

百戰殺賊少。伸忠臣義士之氣。惜乎其未遂也。相與流涕久之。士偉江南奇士。有經濟才。余檄之。權洪雅。令能畫策。佐軍需。不乏無何。死於職。未竟其用。至今惜之。

論曰。余次序華陽公事。而知守節死義之臣。天之所屬。意必有所以扶持於其間也。方賊之斬艾蜀民。樸牢仕宦數千里。埽地無迹。卽畏死而降者。往往齟齬不遺。而華陽之寡妻弱子。獨能脫其身於刀塗血道之中。雖提攜捍禦之有人。亦天之憫其忠而不忍使之無後也。天步方艱。尙闕褒揚。贈卹。

之典。一旦皇路清燹。訪求死事孤忠。則公之食報於身後者。宜何如其俊偉乎。翁恐其子語焉而不詳。士偉既死而無所考。故傳其大節以授之。且名之曰世廕。以竢諸異日焉。

鄭醒愚曰。英氣凜然。讀之令人毛髮欲豎。

虞初續志卷八終